

# 非常手段

一开始，胡振清还是十分器重他的，选他进班子是胡振清一手策划的。

江 灏◆等著 | 湖南文艺出版社

官差

上午开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几项日常工作。

“打粉”工程 玻璃时代

官差 汇报演出 幕僚 失足的公务员

乡选 事故

汇报演出

官差 汇报演出 幕僚 失足的公务员

官差 汇报演出 幕僚 失足的公务员

乡选 事故 “打粉”工程 玻璃时代

官差 汇报演出 幕僚 失足的公务员

官差 汇报演出 幕僚 失足的公务员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手段 / 江灏等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 3

(中国最新写实系列小说)

ISBN 7-5404-3731-6

I. 非... II. 江...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5389号

## 非常手段

江 灏 等著

金在胜 编选

责任编辑:汤亚竹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0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5

字数:302,000 印数:1-10,000

ISBN 7-5404-3731-6

1. 2267 定价:25.00元

本社邮购电话: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非常手段

官差 汇报演出 幕僚 失足的公务员 乡选 事故 “打粉”工程 玻璃时代

官差 汇报演出 幕僚 失足的公务员 乡选 事故 “打粉”工程 玻璃时代

官差 汇报演出 幕僚 失足的公务员 乡选 事故 “打粉”工程 玻璃时代

官差 汇报演出 幕僚 失足的公务员 乡选 事故 “打粉”工程 玻璃时代

中国新写实小说系列

我的秘书生涯

市长的父亲

步步为赢

机关算尽

预备干部

龙城政界

非常手段

角色



# 目 录

## 001 非常手段

江 灏

六年前，他阴差阳错地随唐娜薇走了，本想借助她的家庭背景在医学院获得一专业职称——教授、行政职务——院长的位置。不曾料到，这便是现实，现实把他还原成原点状态……

## 047 官差

李治邦

部长就要退下来了，按理说应该在市政协安排一个副主席，过渡一下，以便适应休闲的心境。可小道信息说他极可能直接退，因为传言他安插了一些人在各个要害部门，以防止自己退后遭到冷遇，市里主要领导对此很是恼火……

## 080 汇报演出

周万年

这时，代表们便有了怪话，悄声议论纷纷，有的还义愤地批评了官本位，虽说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在自己的领地里也常有让人等候的经历，但这时候要等候别人，他们的耐性并不会比普通百姓强多少……

## 122 乡选

阎刚

一开始，胡振清还是十分器重他的，选他进班子是胡振清一手策划的。那时候，李实厚还没有入党……

## 157 事故

王芸

早上大查房之后，程青刚一直关在主任办公室里。他的心情少有地惆怅、烦乱，这事不早不晚，正好出在他即将升任副院长的关口，可以说是天有不测风云呀……

## 186 幕僚

王梓夫

上午开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几项日常工作。会议开得很正常，正常得似乎有点儿反常。秦汉章将市委关于建设开发区、招商引资的决定说了，几位副市长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

## 259 “打粉”工程

杨少衡

在市政府研究中心里，马越同傅东山隔得最远，一个资历最浅的小干事与主任之间，隔着资深干事、副科长、科长和副主任等等所有层次，马越却总能感觉到有一道目光穿透这所有层次，从高处直射下来……

### 306 玻璃时代

王秀云

办公室书记主持会议，参会人员范围很特别，除了林小麦，还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各科科长。这种气氛让林小麦隐隐感觉到，这个会议与干部任免有关……

### 359 失足的公务员

叶向阳

下派之后，他之所以能当上副处长，的确与这种物资上的感情联络不无关系。另外，他演的那出戏，为他的迁升，也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 非常手段

江灏

—

初秋的一个早晨。九点多钟。大陆市德人街。市卫生局像往常一样，各位声名显赫的医政官员在紧张地忙碌着。像许多忙碌的人一样，药政处的孙萌在她的办公室里挥汗如雨。一个小时前，由各医院送来的医疗信息仿佛若干名医生开出的处方，汇聚在她的办公桌上。概括地说，三十二岁的孙萌是这个关键部门的负责人。连她的竞争对手都承认，她与众不同，具有一种特殊的观察力，以冷静而务实的方式处理每一天的工作，给人坚强干练，惯于发现问题的印象。为此，她在大陆市医学专业的圈子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为数不少的人曾私下称她是患有“精神洁癖”的人。她解释：“洁净的灵魂对人有好处，对医生更有好处。”眼前，这位著名的女负责人把各类信息输进计算机之后，突然想到该抽空联系一下郑殿青。一个月前，她还在圣大医院医务处任职的时候，曾收到过读研究生时的同学郑殿青的亲笔信。他在信中写道：“孙萌，我碰上可怕的事情了。你能够帮忙解决。我想在圣大医院的病理科进修一段时间。”在很短的时间里，孙萌便为他办妥了进修手续。在她的记忆里，

001

非常手段

郑殿青属于灵活聪明的那类人。凭着他对医学的悟性，不久的将来，年纪轻轻就会跻身于某座医学院的名教授行列。她是这么认为的。是的，按照信中的约定，这几天，他应当抵达这座城市，具体到哪一天，她没有接到通知，但她等待着他的到来。分别六年的时间里，他会有怎样的发展变化呢？

## 二

郑殿青已经抵达这座城市。他独自坐在都市饭店的吧台旁，凝望着前窗的窗外，尽量不去理会心情。窗外，城市的空间里，典型的海洋性气候酿成的雾弥漫不散，浓浓地裹着沿海边的这条最著名的街道。在这一天将近傍晚的下午，他喝着黑咖啡，涩苦的调子正迎合了他的心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焦虑和哀痛的混合物包围了这位可怜的病理学讲师，使得好运气突然中止，把以前的他和现在的郑殿青分离。

“运气不错。”以前，常有人对他这么说。他也这么认为。说到以前——六年前，年轻的他就是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获得了医学硕士学位，并在攻读学位的过程中结识了就读于医疗系的清秀佳人唐娜薇。一开始，他便敏感地意识到，她就是他期望中想得到的那人。当然，许多男生也想得到，于是就一窝蜂地在她的身边跑来窜去。他沉着应战，英勇地抵抗着，把其他男生打败了的同时还使她相信：他是有所作为的人，等待着她的将是无比的幸福。他按计划娶她为妻，并按照她的意思，随她去了她的出生地，距大陆市至少有一千公里的大西北某市。只要事业上能飞黄腾达，地理位置并不重要，他是这么盘算的。在那座陌生的城市里，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医学院，选择了病理学。在他看来，病理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在任教的那些年里，他不止一次地觉得自己在学术上，在对病理学的理解上可以跟老教授们平起平坐。他自视甚高，

从不跟从病理学的主流，而是自行建构了一个传染病的基本单位——病菌的重建和传播途径方面的全新探索。这一重大课题需要一笔经费，希望很自然地就搁在了唐娜薇身上。通过她得到她父亲的支持。他对她反复强调了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但他忽略了一点：他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在经历了种种的事情之后，她成功地破译了藏得很深的那个郑殿青。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几个月之后，她有辞而别，在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她一个人去了日本。毫无疑问，这件事给他以沉重的打击。他以暂时换一下环境为借口，向医学院提出了进修的要求。得到允许后，他开始为自己的重新开始做考虑。有言道：树挪死，人移活。何不转移战场呢？战争时期不过如此，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过去六年的时间发了空枪，怎么说郑殿青的心理也不平衡。在一个偶然的空闲里，他听到一句话：“资本的原始积累。”用不着高人的指点，他很容易地便把这句话理解成敛财，索性叫赚钱。读研究生的时候，他那当矿工的父亲和糊纸盒子的母亲时常说：

“殿青，你念了那么多书，亲戚邻居把你想得非常有钱。”是的，“有钱”二字的冲击力一下子就引燃了他大脑中始终潜伏着的病灶。一旦燃烧，顺其热量，他真的有了实际操作。趁着暑假，他沿着一条招聘广告的指引，瞒着医学院所有的人去应聘药业公司的医药代表。在你争我抢的竞争中，公司看中了他的学历和他的英语水平，准许他试工。那段日子里，他的时间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仅一个月，他就得到了医药代表的位置。尤其值得庆祝的是，他被公司派到大陆市开拓市场。拿到这份资格证书的时候，他返回医学院办妥了进修的手续。

这个世界上谁还敢说绝对没有两全其美的事？当然，重新开始意味着要相当慎重。他不允许自己再一次空枪哀鸣。这一次，他第一枪瞄准的并不是有过通信联络的孙萌，而是孙萌的同学，也是他的同学——圣大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韦可学。他

已经把他设定为进入大陆市销售渠道的入口。他喝着黑咖啡，等的人正是韦可学。

傍晚时分，透过前窗的玻璃，郑殿青看到了韦可学。他从一辆计程车里钻出来，东张西望地朝着饭店大堂的方向走来了。他上前迎接，两人握手相望，在双方客气的表扬了对方一点也没变样的同时，像商量好了似的走进大堂的电梯，随后抵达郑殿青下榻的客房。韦可学落座后说：“我差点来不了的，有个推销白蛋白的医药代表把我缠住了。殿青，你做什么药？”郑殿青定住了神，殷勤有礼地回答：“第一焦点的抗菌素。”说过之后，他反问韦可学：“你怎么知道我做药？”

“你是属于有机会就会跳出来的那类人。殿青，病理学一直是你的一大嗜好。抗菌素可是能够灭绝各类细菌的传播，你正在干的这一行跟你的专业并不矛盾；可站在医药代表的位置上，性质就不同了。我是医生，是凭经验诊断出来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出卖思路。我想知道，药的全称是什么？”

“祛菌第 A 号。”

韦可学说：“这事做起来既复杂又简单。复杂的是，你得亲自编织一个联络网，在利益共同体的范畴内调动医生的积极性，让祛菌第 A 号和医生的处方权相互作用。”郑殿青在他的话音刚落时，把一份礼物送给了他。

韦可学观赏完毕，然后以出卖思路的表情说：“先按正常的渠道走一回。你出面召集一个类似学术性的研讨会，把大陆市各医院的药房主任和药事委员会的专家都请来。你在会上重点介绍药理作用，时间不允许超过 5 分钟。接下来的项目便是发放研讨费，然后是自助舞，当然，我会为你提供各医院的药事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就像是完成了约定的程序，韦可学熟练简单地指导过后，改用与刚才不相干的语气跟郑殿青聊起了许久不见之类的话题。闲聊中，韦可学重点提到老同学孙萌，他用搜集秘密情报一样的语气问他：“你准备会一下她吗？”

“她现在怎么样啊？”郑殿青有点局促不安地反问。六年不见，他想知道，现在的孙萌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一切，韦可学都深刻地体会到细微处，他十分愿意就这个问题向他义务提供信息：“据研究弗洛伊德博士的专家分析论证她有可能获得终身处女奖。对男性，她仿佛有与生俱来的排异反应。”韦可学说到这里一顿，看一眼郑殿青，接着道：“但你有可能让她拿不到奖。你在这方面有突破和擒拿的天赋。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根据我所听到的，她只跟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人打交道。”郑殿青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主动总结说：“真难得。”

### 三

依据韦可学主治医师的指导，郑殿青立即写出了一份申请经费的报告，报告后他附了一份计划书。他在计划书的开头写道：“我的性格中有这样的倾向，总想摆弄点什么，把它们组合起来，看着它运作，在利益驱动下使它高速运作……”传真发出去的第二天，他收到了药业公司的批复，其大意是：“按计划运作，祝你成功。”

经费到位，发出邀请。转过天的下午，确切地说五点左右，应邀参加祛菌第 A 号研讨会的同志带着健康和挑剔的脸色全部到会。

会场的地址便是郑殿青下榻饭店的旋转餐厅。同志们签到后随便坐，散散落落的像是自行分了小组。郑殿青的左手攥着发言稿，右手提着的蛇皮箱里是预备好的研讨费。旋转餐厅的收银台当讲台，他站在讲台的中央，西装革履，把提前练就了的笑容像印章一样地摁在脸上，望着各位医学界的同志。突然间，他觉得“讲台”的位置很好，是固定的。各位同志就坐的位置是旋转的。郑殿青很想趁旋转的机会把各位的面容牢牢记住。可是，旋转一圈要 60 分钟，人家哪里有富裕的时间让他牢

005

非常  
手段

记？他只好用谦虚谨慎的态度介绍了自己的学历和从事的病理学专业。在一鼓作气地喊出了一连串的细菌的名称之后，他有把握地认为，他已经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了。按照医学界的惯例，这个会开得非常像那么回事。只是时间超过了5分钟。没关系，人家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当然了，在自助晚餐开始之前，他当众敞开了蛇皮箱，本着一律平等的原则，把研讨费发了。顺便地，每人送一瓶祛菌第A号，目的是提醒大家，免得把各类祛菌药弄混了，把这回研讨会的内容张冠李戴到别的会上。然后是自助晚餐开始。在各位往自己的碟里搜集火鸡肉比萨饼鲜草莓的空当，郑殿青发现有一位独自临窗就坐的客人，正沉着地研究着手里的药瓶。他走上前跟他打了招呼。客人抬起头，盯着郑殿青问道：“这种药真的像你推销的那么有效吗？”他未等郑殿青回答，接着拉开长腔说道：“我认为啊——每种细菌都像是侵略者，有的向心脏发起冲锋，有的把肾脏当成进攻的主要目标，有的则喜欢在人体里边乱窜，把人窜到了医院的病床上。所以啊——我一直期盼着大将军似的祛菌药出现，把各种各样的细菌统统消灭掉，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郑殿青听后，再一次端详着他：这人长着一双冷漠而审视人的眼睛。除了粗脖子与后脑壳的衔接部有十几根头发外，整个头颅亮晶晶的像是抹了一层凡士林。“你是谁，我的客人？”郑殿青问，尔后俯身倾听。当他报上姓名的时候，郑殿青禁不住地微笑了。吴希让！此人正是圣大医院的药房主任。他大致了解这人，虽说他的文化程度只有高中，但是他的大半生却是在药品味道浓烈的药房度过的。据说，他在评职称的时候热情地赞美了自己，说自己在没有药签的情况下靠肉眼和味觉就能辨别上百种药。为了表明自己有这等的判断力，他会不怕药物中毒当众演示，用独特的方式为自己博得药剂师的称号。郑殿青当然会靠上去，靠牢这位实权人物。“我可以到府上拜访吗？”他问。他知道，现在不是跟他深谈的时机。吴主任没有言语方面的表示，只是

塞给他一张名片，然后起身加入到自助晚餐的行列。

应当说，晚餐进行得很顺利。当饭店外华灯初上的时候，参加研讨会的同志陆陆续续安然无恙地离开了。郑殿青方觉得自己忙于应对这个会，胃里边除了盛过一杯黑咖啡，别的什么也没有，也没有食欲。他仍然想喝杯咖啡。当他从旋转餐厅转移到吧台的时候，看到吧台的服务生在招呼一位七十岁的婆婆。看上去，她是从县里来的，以一副十分满足的神情对服务生说：“俺叫田菊花，死了也不冤枉了。姑娘，你知道俺是怎么来的吗？坐飞机来的，俺看见云彩了，死了也不冤枉了。”服务生问她：“老婆婆，你这是来看谁？”

“来看弘儿的，叫田弘。他是这里的官，俺想，再见一面。”郑殿青一旁听着，思忖道：“再见一面？好像以后就见不到似的。可她的身板结结实实的，没病没灾的样子。”他放弃了喝咖啡的念头，不打算在这种情形下与她所说的田弘碰面。也就是这一天的上午，郑殿青冒昧地去了田弘的办公室，请求他给予自助餐价位方面的照顾。听一听他怎么答复的：“你们这些做药的，小儿科一样的自助餐费用还讨价还价？”接着像打发乞丐似的把他打发出办公室，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怀着此番心情，他识趣地离开了吧台，回到客房。这一天够漫长的。

007

非常手段

#### 四

转过天的傍晚，郑殿青在这座并不十分陌生的城市里四处奔走，总算是找到了吴希让的住处。一座平房，一座独门独院的平房。他大汗淋漓地拉了院门外面的铃，随着丁当声，出来开院门的正是吴希让主任。“难找吧，没点毅力是找不到的。”他说着，从裤兜里抽出一只手，慢腾腾地拉开了院门，把他迎进院子，说：“我这个院子占地 0.13 亩，虽说比一亩三分地少了些，但可以搞些生产自救，种点粮食蔬菜。”郑殿青连忙称

是，随他进了屋。一间 10 平方米左右的老屋摆设简陋，除了一台小电视，值钱的东西就是墙根处的猪皮沙发。屋里惟一的一扇窗大开着，苍蝇蚊子自由出入，没有限制。落座后不久，吴希让为他沏了一杯茶，然后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方凳上，望着他。

郑殿青经验并不十分丰富地一开始便把一件礼物拿出来了。礼物是一枚黄水晶指环。吴希让接过指环，象征性地瞟了一眼，然后严肃地说：“年轻人怎么搞这一套，乱来嘛。”郑殿青像是被沸水余了，心里快速地反应着。根据其他医药代表提供的经验：“要职人员拒收礼物，一是嫌礼轻，二是对送礼者不信任。”吴希让的态度属于哪一种？正琢磨着，吴希让却开口说道：“有太多的药品推销商比你先前抵达，药事委员会的推荐书也已到了药房，第一焦点内的祛菌素竞争得很激烈。郑殿青，假如你是药房主任，你会怎样选择？”郑殿青的心里自然明白，各类祛菌素的药理作用大致相同，只是化学公式上的一些差异。用谁的，划掉谁的，明摆着的，人为的因素起决定作用。他觉得绕弯子不如走直来直往的道，索性让吴希让自己拿建议。他在准备好的用语中抽出一套近乎的，说：“吴主任，虽然你我认识不久，但我认为你已经是我的朋友，我也应该是你的朋友。你有什么建议，不妨直截了当地指教。”在郑殿青注视着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手势，就和在期货市场上的买进手势相似，郑殿青看明白了。要知道，他要的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尽管他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大大地超过了意料之中的利润范围。他的脸瞬间惨白，整颗头颅的内部仿佛面对一次劫财的凶杀现场——一片混乱。是答应还是拒绝？他的手紧紧地抓住就座的猪皮沙发。

吴希让已年过半百，自然了解像郑殿青这类人的特质。一个正规医学院毕业的硕士生，不攻本职专业干药这一行，必定有充分的理由。他就像神探一般，早已看出：“此等人的财气与他的血脉是紧密联结的。”这类人最适合他的选择标准。吴希



让也不是那种见了医药代表便拦腰砍一刀的人。圣大医院长年以药养医，他轻易涉猎医院的利润范围必定遭难，他没那么弱智。但让他绝对放手，他也做不到，因此，瞄准目标，下手时稳准狠——这样的事他干过不止一遭，并且干得漂亮极了。

现在，他望着郑殿青一副受害人的模样，不动声色，表示理解地给予他充分的时间斟酌；他甚至建议他去卫生间洗把脸，清醒一下继续斟酌。郑殿青也想借此机会想个透彻。他知道自己一旦拒绝了他，出了这个院子，再回来，情形会远不如现在。

他按照吴希让的建议出了这间屋的后门，顺着一条狭窄的走廊，来到西头的卫生间。一走进去，他惊讶了。卫生间的西面墙像仓库似的堆放了许多个药品包装箱，里面盛满了来自不同城市的饭店宾馆的洗发液、梳子、牙刷、小肥皂以及客房专用卫生纸。看来吴希让不是自吹自擂的，他的确被邀请参加过很多次的药品研讨会。望着这些东西，郑殿青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做药的人，谁都清楚医院对他们来说是有限的资源。假如像圣大医院这种规模的医院不能得以开发，被药房主任拒之门外，损失将是惨重的。

回到那间屋，吴希让的屁股一直没挪窝。看到郑殿青进来，他“啪”地一巴掌，打昏了盯在他脸上的一只蚊子，他当着郑殿青的面把昏厥了的蚊子狠狠地碾成尸体，然后用冷漠的目光再次望着他。

这一次，郑殿青没有丝毫的犹豫，倾身上前，伸出一只手，凑近吴希让说：“我已经想清楚了。吴主任，让我们握手成交吧。”吴希让松开了夹着蚊子尸体的手掌，带着蚊子的血斑与他握了手，随之建议双方都抽支雪茄合计合计。郑殿青点燃了一支雪茄，嘴上像叼着一节生锈的烟筒，发动起肺活量，狠狠地吸了一口，差点被浓烈的烟雾呛了。他的脸色阴沉得不必再以朋友论处的腔调反被动为主动，要求吴希让独自摆平圣大医院药事委员会的成员。吴希让沉默不语，仅仅是一笑而已。郑殿